

红  
巛  
栗  
丛  
书

# 池 莉



珍藏版

# 影 记

池  
莉  
影  
记

河北教育出版社

珍藏版

红 罍 粟 丛 书

主编 铁凝

池

莉

影

记

河北教育出版社

红罂粟丛书·珍藏版

## 池莉影记

池莉著

责任编辑 高青

出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城乡街76号

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印制 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印张 6.625

版次 1998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数 1000

书号 ISBN7-5434-3195-5/I·350

定价 88.00元



池 莉

一九九五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之际，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由男作家王蒙主编的女作家作品系列丛书，

## “女作家影记”序

名曰“红罍粟丛书”。该丛书一经面世便受到海内外众多读者的欢迎，并且在两年之内连续获得中国出版界两个奖项：第二届全国优秀妇女读物一等奖和第十届中国图书奖。

“红罍粟丛书”的重点策划人，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亚民，也似乎由此而引发出诸多出书的新奇的点子，独到的灵感。比如这套“女作家影记”的出版，便是得助于“红罍粟”之后他又一个新奇独到的思路。

这套由九位女作家每人一册组成的“影记丛书”，是“红罍粟丛书”的第二系列。每册影记包括作家精心挑选出的一百余幅照片，以及由照片引发的文字。这些文字，或诠释照片，或叙述往事，或抒发感慨，或思念亲友、师长……是照片引发了文字，而文字又丰富了帧帧照片这方寸之间的内涵。是照片引我们注视起写作之外我们自己的生活，亦使我们每个人对这本影记的写作比其他时刻的写作投入了更多的兴趣和情感。应该说，“影记”的形式并非前所未有，特别在国际国内的演艺界，影视明星们推出华美、精致的“写真集”的早已不乏其人。但作家的影记与影视明星的写真集可能稍有不同：它既不是明星形象风采的汇集、展示，也不是摄影技巧和摄影艺术的竞赛表演。它侧重的是与作家的生活、阅历、写作、亲情、友谊相关的那些直观而真切的图版；它不回避的甚至还有作家在某一瞬间稍显狼狈的、或者说简直不便示人的形象。这样的照片，因为平凡而质朴，也许更能引人怦然心动，读者会从中看到作为一个“人”的她，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她。“女作家影记”的创意和写作宗旨便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完成的。有人说照片能够揭示灵魂，有人说照片能够篡

改灵魂。姑且不论照片对灵魂的揭示或者篡改，我只想有一点是定而无疑的：那便是当我们得知被拍照时，在瞬间与相机镜头的配合——以我们或幼稚、或刻意的方式。只因要配合的心情是真的，所以那被照片凝固了的瞬间，毕竟拥有着独属于它的某一种真实。

我常常觉得，一套丛书从策划到出版，与一个作家的一部书稿单独面对出版社是不同的，它需要几个重要环节的妥善衔接。首先是创意者意向的新鲜；其次它要靠出版社慷慨而热情的肯定，以及编辑们付出的诸多细致而琐碎的辛苦；然后它要求主编为此尽力；最重要的是它还必得有丛书的主角——作家们的积极响应。

面对出版在即的“女作家影记”，窃以为上述几个重要环节均已有了妥善的衔接。因此，第一我要感谢王亚民最初的美好创意；第二我要感谢河北教育出版社全体同仁从始至终的支持；第三我要感谢我的八位同行，她们对该丛书的积极响应和诚恳写作使这套书具有一种别样的意趣盎然的人情味儿。比方最年长的宗璞老师，她的“影记”是抱病完成的；比方远在福建的舒婷，由于担心邮寄遗失，去德国之前她亲自携书稿飞至北京，当面交与出版社编辑。其余诸位，我亦深知她们对这次创作的珍视。最后我也想感谢我自己：作为此次被出版社邀请的主编，我为我对这套书所尽的微小心意和努力感到愉快。

美国哲学家詹姆斯有句话叫做“伸向过去的欲望是人的基本经验”。“影记”的编撰唤起了我们“伸向过去的欲望”，我们或简单、或深奥的历史，就在这样的欲望里和这样的写作里沉浮了一回。当“影记”完成之时，书中的我们也已经是过去的我们。眼睁睁地看见了已经过去的过去，或许会使我们对当下和未来的生活生出更多一些的珍重之情。而那所有过去了的，都将变成亲切的怀恋。

铁 凝

一九九七年六月八日

记得好像是一九九五年的年底，是一九九五年的年底吗？时间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喜欢的女孩子铁凝从电话里来了一个非常

## 重要的是什么——代序

有趣的邀请，女孩子这个称呼没有别的意思，不表示年龄相貌身份级别以及一切的社会构成物，只是一个人天生的本原的形态，正如花就是花而不是草一样。重要的是在我眼里，铁凝就是一个女孩子。铁凝将我邀请到河北教育出版社的一个出版构想里：出一本个人影集。这种影集不是那种影集。与一般的漂亮、青春没有什么关系。是个人经历的纪录，每一幅照片后面都有自己写的与之相关的文字。是照片与文字输出的一行个人的脚印。听完电话，展现在我眼前的是若干年以后某一天的情形：某一天阳光很好，在午后宁静的空窝里，作为老人的我，坐在沙发上，一边喝水，一边翻看这本印刷精美的影集。重要的在这里，这本影集难道不是意味着我们现在的自己陪着将来的自己在亲密聊天？难道不是我们现在的自己送给将来自己的最好礼物和玩具？

于是，在一九九六年早春薄雪中，我开始翻箱倒柜地搜罗自己从小到大的照片，把它们摆了一地，然后袖着手在周围转来转去，试图挑选出具有成长特点的一百张照片。一百张照片挑选出来以后，我又围绕着它们踱步，从一百天娃娃的身边踱到三十一岁的妇女面前，从别的人别的物踱到我的人我的物的面前，感谢铁凝和出版社，他们不仅仅将会使我的照片被制作成一本精美的影集，他们更使我意外地获得了我踱向我自己的一个机会。我

忽然发现，原来我与自己是如此地贴近、贴近得没有一丝距离，以致于我的眼睛看不见我的眼睛。因此我无法擦去自己的泪水。因此我的伤心总是无法痊愈。我感觉不到我的缺陷就如同我感觉不到我的魅力，所以我不知道如何去弥补，去纠正，去骄傲，去自信，所以我容易平庸。我一直被固定在我的形状里，我即便飞翔起来也不是风，到不了最偏僻的天涯海角，将自己索性扔在浪尖上，由命运大起大伏地去摆弄，摔碎了还是风——其实人生只在乎好坏，在乎什么长短呢？

因此，我又明白了一点道理。我从我的茧子里又挣扎出了一部分的灵魂和躯体。时间本身是不存在的。我的年龄也是不存在的，对于我自己。我的年龄是日历，季节，树木，旁人，建筑物给衬托和界定的。我通过这些物件才触摸到了时间，通过时间才触摸到了历史和未来，通过触摸历史和未来我便可以远离自己。我当然可以远离自己。只要我保持有意识的努力，我还可以提升自己。我将从远方向我奔来，我将由高空向我坠落，朝着自己的奔跑与坠落一定毫无顾忌，一定充满了由衷的希望，理想，激情，呼啸，汗水和创造力——时间虚无，其实人生哪里可以论长短，要论的只有厚薄。

我想，重要的一切都在这里。

池 莉

一九九六年五月 汉口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张照片：一个胖娃娃，满脑袋乌黑浓密的头发，大眼睛弯眉毛，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出生才一百天，小手已经有力地抓住了现实世界。这个胖娃娃脚穿猫头鞋，一身鲜明生动的莲花，加上端庄的坐姿，安详的神态，活脱是吉祥如意的化身——这是我吗？

在三十多年的岁月里，我无数次地端详这个娃娃，越来越觉得这个娃娃不是我。这个模样的娃娃应该是那种家底殷实，人丁兴旺的家庭的孙女儿。高寿的奶奶早就嘱咐人为孙女儿绣了猫头鞋并翻出自己陪嫁的箱底，特意寻出了一块吉祥莲花图案的布料，为她缝了一套新棉衣。爷爷在庭院晒太阳的时候经常把她放在膝头，用慈祥的手指轻轻弹她粉嫩的脸颊。这个娃娃一姑六姨一大群，亲兄弟表姐妹一大帮，从此养成了略带横蛮的娇憨态度。人生处处，不愁没有人疼她，不愁没有人帮她。她自信又泼辣，漂亮又时髦，得理不让人，不得理也不让人，无论大处小处，家里家外，总是活得自我感觉良好。这不是我。我没有这样的福气。

当我认识自己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与这张喜庆富态的百日照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我没有爷爷奶奶。我是我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在一个单位宿舍里出生，我在三口之家的格局里长到六岁。六岁这年，我才有了一个妹妹。我负责摇她的摇篮。负责去幼儿园接送她。负责洗她的衣服和带着她到食堂吃饭。她哭的时候我负责哄她。因为漫长的文化大革命贯穿着我的少年乃至青年时代。因为我的父母是革命的对象我只能依靠我自己。最难以忘怀的是我脖子上的钥匙串。那钥匙串在我胸前一晃一晃地摆动，在我一生的记忆里永远回荡的是紧张而凄楚的窸窣声；在医院食堂吃完晚饭之后，我将一只二十四公分的铝壶打满开水，然后带着妹妹，拎着开水壶走向我们的宿舍。这是一段将近二十分钟的路程，要经过街道和居民区，居民区里住了不少我的同学，他们等在他们的家门口嘲笑和辱骂我们。唆使狗冲过来吓唬我们。

嘲笑和辱骂的资料来自于造反派给我父母亲贴的大字报，当时我以为那些都是事实，我只能低下自己的头。那壶开水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很沉很沉的，我拎一会儿便两腿发颤；我妹妹还经常被狗吓得蹲在地上直哭。可是如果走慢了我们就被吐上肮脏的唾沫。那钥匙串在我的胸前总是急急忙忙慌慌张张地摆动着摆动着，无论春夏与秋冬。无论春夏与秋冬，我只想赶快往前走，我深埋着头，躲开人，赶快往前走。就这样形成了我整个人生的习惯姿态。

后来时代有了变化，我的父亲平反昭雪了。我也长成独立于社会的大姑娘了。我开始学着把屈辱化为动力，把自卑化做自信。学着抬起头挺起胸膛走路。在我高中毕业下放农村与我的钥匙串告别的时候，我对我这串苦难的钥匙串起誓：我这辈子至少要在一件事情上取得成功！我要用自己的成功来藐视所有欺辱过我的人。我要恢复我幼年时期的体面和尊严。

我不知道过去那种体面的生活是否能够恢复，我却清楚地知道我不可能再是我了。我已遭破坏，我已经受损，我的皮肤因太阳的暴晒而粗糙，我的眼睛因看多世事而淡漠。我被弄脏了。我不再精致。时间不可逆转，我正在一径地滑落。这张我出生一百天照片的最大用途就是让我明白生命过程的残酷。所以我真宁愿她不是我。

但是，如果她真的不是我，如果我没有这张照片，我又从何目睹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美丽和天真，并且为了失去的美丽和天真而愤世嫉俗，而发愤图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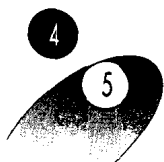
说到底，欣赏才是作为一个人的最高境界。像我，有了今天的年纪与经历，我的姿态就应该是抱着膀子，透过照片与岁月，远远地静静地欣赏那所有发生过的一切。我是谁就是谁。世界上没有什么苦难是人承受不了的，只是承受的方式不同而已。



128

—

为了这张照片给我诱发的一切思绪，为着这些思绪饱满了我一生的生活，我深深地感谢我的父母！那个时候，我父亲二十七岁，我母亲十九岁，俩人都是新中国的狂热的建设者。他们在火热的大跃进运动中居然还挤出了一天的时间，满怀世俗生活情趣地为我记录下了历史上的一天。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我为有这么一个机会，郑重地向我的父母亲表达由衷的谢意而感到高兴。（图一）





128 ||

这张半岁的照片曾经在我的一本小说集里面发表过。我题了一句话，说是：这是我此生最大胆的一张照片。的确如此，从此我就再也没有类似于这张照片的照片了。最暴露也就是穿泳衣的照片。就连泳衣照也局限在与我丈夫相处的范围内。

我想我绝不是一个传统的保守的人。我能接受和理解在人的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对于人类来说，大的原则应该只有一个，这就是不要损害他人。拥有一次生命是人的 一件幸事，人有权利享受这种唯一。

作为女人，我当然懂得女性最大的享受是享受自己的美。这种美不仅仅在容貌上。更多体现在女性表现出的性别上，所谓性的感觉。不过一般女人不会那么先锋，在日常生活里也就不那么显山露水，好像还是大众化容易一些。但是她们可以用照片满足她们私心的愿望。她们的照片有媚态十足的，有搔首弄姿的，有用一个微妙的侧身，半敞衣扣的，也有索性是低胸的夜裙，托出乳房的半面坡度来的。在自己的性感问题上，女人有着狐狸般可爱的小狡猾。千姿百态的照片，处处流露万种风情。将这些照片藏于密室，晚上捧出来，供自己欣赏或者给爱人欣赏。这样的生活自有一番神秘的意趣。这我是都懂得的。可是我就是做不来。早些年，见了女朋友这样的照片，心里很是羡慕。轮到拍照的时候又怯场了。要我凭空地望着与我不相干的摄影师这么表情那么表情，我实在做不到。也曾试过几次，难堪得几乎要哭出来。后来就彻底地放弃了。

年纪再大一些，我比较了解了自己。我想我是另一种女人。一个比较呆板的女人。我喜欢纯粹的颜色，偏爱冷色调。偏爱自然的真情流露。偏爱整洁和蕴含。这一切决定了我。我不再为没有热情奔放的照片而遗憾了。再说呢，我还懂得不是什么女人都可以露的，许多女人一露，人就感到恶心。天生丽质，完美无暇的肉体毕竟是极少数。造物主绝不会不给

池 人留下缺点，完美是属于神的。后来我认识到：女人的美在于她会藏拙，而不是会暴露。

不过，我这一辈子，也算有了一张半裸照，并且在—一个女人的最佳年龄——半岁，让人看了就发笑，这也是很有趣的了。

(图二)

荷

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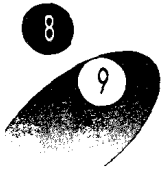
记

体面的生活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我幼年的这一组照片，就是我失去的和向往的乌托邦。皮肤洁白细腻，举止端庄大方，穿着羊毛外套和皮鞋，戴着乔其纱围巾和儿童项链，妈妈织的绒线手套使我们的小手不怕寒冷，可以随意地抱着布娃娃玩耍。“六一”儿童节我们总能得到大人們的礼物，比如一只小手表，一件连衣裙。假如我们的每一个孩子都这么长大，后来的世界是不是会更文明一些？

我的这种生活只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前。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这种生活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斥责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我的长发被剪掉了，羊毛衣换成了旧军装。尽管年幼的我抗拒不了历史潮流，但是我内心深处永远厌恶衣不遮体，饥寒交迫的贫穷生活。挨饿的人，看见食物的目光总是贪婪的。贪婪则与兽性紧密相连。我看见过那种可怕的目光。它使你相信那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一个人若到了充满兽性的地步，还算什么人呢？

我们家没有资产。算不上资产阶级。我的父亲正由于是无产阶级才参加了革命的。他参加革命正是为了过上体面的生活。我不明白的是，体面的生活为什么不是我们无产阶级应有的生活？

无论如何，我为自己不是像肮脏的狗那样出生而深感庆幸。我以为这一组照片至少说明我父亲的人生奋斗是有道理和有价值的。而我也会奋斗人生。（图三、图四、图五、图六）







120